

上聯：雪百年耻辱復萬里河山秦漢無此雄宋明無此壯
下聯：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將士風雨爲之泣草木爲之悲
橫批：抗戰

——衡陽抗戰紀念城牌坊楹聯 敬錄于此

自從十年前開始參與關愛抗戰老兵活動，關注國軍正面戰場抗戰歷史以來，我一直認為：大至國家民族，小至黎民百姓，能享受現在安逸祥和的生活，那是拜七十年前那場全民抗戰勝利所賜，365 萬忠勇將士的犧牲(其中作戰傷亡 3227926 人，軍中病亡 422479 人)，才使中華民族與亡國滅族之災擦肩而過。七十多年來，中華大地上一定有飄盪的忠魂在保佑着我們，當年，英勇的父輩捨命搏殺，如今，他們化作飄盪的忠魂，一定在天上深沉地注視着自己爲之浴血奮戰的土地。

我們，世代代欠他們還不完的恩情！
所以，這十來年中，我心心念念，想去幾個抗戰最爲慘烈的主戰場，憑吊忠魂，祭拜英烈。但人到中年，忙碌爲稻粱所謀，終難成行。此次覺得不能再拖，拋卻一切雜務，一行六人自駕，歷時十四天，行程八千公里，帶足紙錢、香燭和特意從茅台鎮國軍忠良之後處定制的中國遠征軍紀念酒，憑吊六處當年抗日血戰地，燒香、灑酒、叩拜英烈，看望老兵，拜會遠征軍將領後代，終于一償夙願。

5 月 6 日，我們日行 1000 多公里，清晨從浙江諸暨出發，晚上到了湖北宜昌石牌。

第一站選在石牌不是沒有理由的。以石牌在抗戰中的地位，它本該名滿天下的，現在卻顯得寂寂無名，以致于我們到達宜昌後，故意找三個年輕人詢問，均不知近在咫尺的石牌，更不知七十年前那場慘烈的石牌保衛戰。

1943 年，抗日戰爭到了最艱難的時刻，大部分國土淪喪，日寇的鐵蹄已肆意地蹂躪着積貧積弱的中華大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仍在指揮着廣大軍民作殊死的抵抗，於是，日寇必欲攻佔重慶這一抗戰的最後精神支柱和指揮中樞。以當時的交通條件，攻打重慶必須溯長江而上，而作爲拱衛陪都的第一條天然屏障，小小的長江石牌要塞就成了牽一發而動全身，關係到全國抗戰生死存亡的險要之地。

石牌，因長江西陵峽南象鼻山上一類似令牌的巨石而得，它高 40 米，頂寬 12 米，厚 4 米，重達 4300 余噸。長江因山勢阻攔在這里突然右拐 110 度，構成天然戰爭天塹，自古以來，它就是據守長江的天險。

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不足百戶的小小石牌村便避無可避地成了血肉磨坊。

鑒于石牌對重慶乃至全國抗戰的重要性，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發出了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石牌要塞第一的宏大戰略構想，1944 年 5 月 22 日，事必躬親的蔣先生又親自發來手令：“石牌要塞應指令一師死守。”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於是，第十八軍第十一師師長、年輕儒雅的胡璉將軍，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英雄氣概被歷史的滔天巨浪裹挾着登上了血雨腥風的前台。

胡璉深知整個石牌保衛戰對拱衛重慶的重要性，更深知他所鎮守的石牌要塞是核心中的核心，面對即將到來的兇多吉少的血戰，胡璉匆匆給老父親及妻子寫下訣別書兩封，在此，請容我將原文敬錄于下：

“父親大人：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孤軍奮鬥，前途莫測，然成功成仁之外，並無他途……有子能死國，大人情亦足慰。惟兒于役國事已幾十年，菽水之歡，久虧此職，今茲殊戚戚也。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敬叩安妥！”

“瑜：我今奉命擔任石牌要塞守備，原屬本分，故我毫無牽挂，僅親老家貧，妻少子幼，鄉關萬里，孤寡無依，稍感戚戚，然亦無可奈何，只好付之命運。諸子長大成人，仍以當軍人爲父報仇，爲國盡忠爲宜。戰爭勝利後，留贛抑回陝自擇之。家中能節儉，當可溫飽，窮而樂古有明訓，你當能體念及之。十餘年戎馬生涯，負你之處良多，今當訣別，感念至深。茲留金錶一只，自來水筆一支，日記本一冊，聊作紀念。接讀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歡樂。匆匆謹祝珍重。”

儘管對胡璉將軍這兩封絕命家書，我早已爛熟於心，但在將軍寫下此血性家書的原地讀到原文，我仍是感到強烈的震撼，隔着玻璃櫥窗，我久久地凝視着胡將軍的訣別書及他帶領全師官兵戰前宣誓的照片，禁不住熱淚盈眶：心中沒有萬丈的豪氣，胸中沒有爲國爲民的大愛，是萬萬寫不出如此令人血脈賁張的文字的！

這哪里是在寫信呵！分明是用一腔熱血在噴灑！這樣的文字是足以登上中小學語文、歷史教課書，讓國人世代銘記的！

胡璉當是孝子，更是忠臣，也是清廉的將軍，血戰在即，他給倚門倚閭盼兒早歸的老父親尚留下一份生的希望，對心存歉意的愛妻，則直截了當地交代後事，除了交接手錶，自來水筆等



尋找飄蕩的忠魂

作者：陳永新

他認爲貴重的財產，還一再囑託子孫仍要當兵爲父報仇爲國盡忠。

壯哉胡璉將軍！
中華民族正是有了這樣千千萬萬慷慨赴死的忠臣孝子，才使國家一次次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血戰在次日展開，慘烈程度已無法用文字來描述，日寇出動精銳十五萬之衆，號稱鋼鐵師團，在此前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師在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下，向石牌發起了一浪又一浪衝鋒。英勇的國軍官兵以血肉之軀奮力擋住日寇的進攻，陣地幾易其手，殺聲震天，尤以十一師所鎮守的核心陣地石牌要塞爲甚，戰鬥打到白熱化時，第六戰區司令陳誠上將給前線指揮所打來電話，問守住石牌要塞有無把握？震耳欲聾的炮聲中，胡璉斬釘截鐵只大聲回答了一句堪稱驚天地、泣鬼神的話：

成功雖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
我在胡璉將軍使用過的手搖電話機前久久停留，耳旁似仍迴響着將軍振聾發聵的吶喊，成功成仁只在一念之間，卻是要用性命做代價的。此刻我已無法用言詞表達我的敬仰之情，如果今後有機會拜謁胡將軍墓，冲着它響徹雲霄的豪言，我一定會叩頭跪拜的！

血戰到最後關頭的三個小時，在石牌要塞的山頭上，居然已聽不到一聲槍炮聲，因爲日軍已冲上陣地，雙方近得無法再開槍，只能貼身肉搏。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上規模最大的白刃戰在此展開，整個山頭都是金刃劈風之聲和漢語夾雜着日語的怒喝、慘叫聲，血拼三小時的結果，最擅長拼刺刀的鬼子沒有得勝，因爲他們遇到了胡璉將軍帶着祭天發誓的國軍勇士的殊死抵抗，日軍留下 2000 多具屍體後潰敗下去，1500 多名國軍士兵也靜靜地倒在了鮮血染紅的土地上。

整個石牌保衛戰，動用兵力 20 萬人，日軍出動 15 萬人，最後以我方傷亡 10000 多人的代價，擊斃日寇 25000 多人，創造了抗戰以來少有的以少勝多的傷亡比例，迫使日方止步于石牌，從此再也沒有溯江打到重慶的勇氣。石牌，就像一枚碩大的鋼釘死死地釘在了拱衛陪都的門戶上，讓倭寇從此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石牌和胡璉將軍從此一戰成名。
我們沿着山路，找到當年白刃戰的山頭，找到了心中念念不忘的浴血池。當年戰爭結束後，幸存的官兵和百姓用石塊在山上砌了一個長方形的池子，並從長江中挑來一擔擔江水，將陣亡的戰士們最後一次擦洗乾淨，穿上洗淨後布滿刺刀撕裂痕迹後的衣帽，將他們在山上就地掩埋，由於每個士兵都是血迹斑斑，尚未全部洗清，池內的水全部都成了紅色，故稱“浴血池”。

我們一行人在浴血池前燒香祭拜，大家久久沒有說一句話。

站在一瀉千里的長江邊的石牌要塞上，遙想當年那場拼死搏殺，我慨然發問：千年流淌的滾滾長江東逝水，你爲什么可以爲古代兄弟關于牆，各爲其主的關羽、張飛唱千年忠勇贊歌，而不爲七十年前外御其侮、血染江紅的民族英雄招忠魂呢？

長江無語。千秋功罪，後人終有評說。
上山的路上，我們碰到了兩位自稱是當地鄉政府的工作人員，他們查看了我們的身份證，對我們打聽浴血池十分詫異，問我們爲何要去找浴血池，我答曰：我們總得記得父輩流過的血！看得出兩位年輕人儘管意外，但目光中還是充滿

了讚許。
在浴血池旁，我看到紀念設施已在興建，正中已矗立着巨大的牌坊，下方一塊黑色銘牌，赫然寫着全國第一批抗戰設施遺址，時間是 2015 年 8 月 24 日，落款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家民族終於沒有忘記 70 多年前的血。

常德
第二站，我們到了常德。
常德保衛戰雖不及石牌的規模大，但慘烈程度更甚。

我曾數次觀看呂良偉主演，反映常德保衛戰的電影《喋血孤城》，雖然驚嘆于其慘烈，但電影終究是電影，較之真正的常德保衛戰，真是挂一漏萬。

1943 年秋，日軍集中 8 萬餘人的兵力和 130 余架飛機，對常德地區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中國軍隊集中 28 個師約 19.4 萬人，飛機 100 余架進行防禦。1943 年 11 月 2 日，會戰打響。常德會戰歷時 65 天，以日軍傷亡 4 萬餘人，戰死 3 名聯隊長，國軍犧牲 5 萬餘人，3 名師長陣亡的代價，不僅頂住了日軍的進攻，而且最終將日軍趕出了常德，確保了這一戰略要地不失。

常德會戰，尤以 74 軍 57 師余程萬師長率 8000 官兵(史稱“八千虎賁之師”)進行的常德城保衛戰最爲慘烈。在阻擊十倍于己的日軍 15 天之久後，最後幾乎打完，只剩下不足 200 人仍在做拼死抵抗，師長余程萬發出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爲止，並祝勝利，74 軍萬歲。”

什么叫氣壯山河？什么叫慷慨赴死？這就是！

據稱，戰區長官孫連仲將軍接獲此電報後，當即淚如雨下。

現在這份珍貴的電報原稿保存于台灣。
進常德城後，因爲當年戰場的遺迹已難以找尋，我們逕直奔往當年常德會戰結束後 74 軍軍長王耀武將軍主持建造的烈士公墓，公墓的正面是一座高大的三門紀念牌坊，正門上方是王耀武所題“常德會戰陣亡將士紀念坊”橫匾，正中是蔣介石所題“天地正氣”，左側爲陳誠所題“碧血丹心”，右側爲白崇禧所題“旗常炳耀”。背面及另一紀念塔也有衆多大佬題字。一座紀念牌坊，彙集了當時衆多重量級人物的題字，可見此役在當時政府和國人心中的地位。
經詢問，常德紀念牌坊是原址原物，如此大規模的牌坊，竟逃過了文革中的砸毀，堪稱奇迹。八千虎賁將士地下有知，當可欣慰。

來常德前我查閱資料，得知當年參加常德會戰有一位幸存者，解放後坐牢，平反後在常德德山寺出家爲僧，天天爲戰死的袍澤念經超度，自製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三個不同時期的身份：軍人、犯人、僧人。我們此行本打算拜訪老人，從紀念牌坊出來打老人手機，發現已停機，我馬上聯繫常德的志願者，告知三年前已圓寂，心中悵然若失。

莊嚴森然的紀念牌坊前，發現了不和諧的一幕，牌坊前的一小塊空地明顯划了不準停車的黃色網格線，但是有一輛白色小寶馬車一直停在那里，我本想打當地警方電話讓其來拖走這對先烈不敬的嘍瑟破車，想想我一個外地人，當地警察也未必理我也就作罷。我想：此處莊嚴的地方至少可以豎幾根類似博物館中的包着紅綢的遮擋護欄，讓烈士可以安息吧！
另有兩處遺憾，一是：

這場如此慘烈的常德會戰，公墓及牌坊內未有官方的紀念館，面對空蕩蕩的牌坊和紀念塔，沒有了文字和圖片的注釋及佐證，總覺得缺少視覺的衝擊和文字感給人的震撼。二是：紀念牌坊緊挨着一圈破敗不堪、停業已久的店鋪，我覺得與停在網格線上的小寶馬一樣，不僅不協調，也是對先烈的不敬。

我突發奇想，常德的當政者何不發一個輕而易舉的拆遷令，拆了那一排破敗的店鋪，建造一個有文字、有圖片、有實物，甚至有現代聲控音像展示的常德會戰紀念館呢？如果有那一天，我願意成爲官方以外最大的捐助者！

在我們諸暨，有一位參加過常德城保衛戰的勇士，是余程萬師長八千虎賁之一，也是最後剩下不足二百人的虎賁種子之一，老人叫金乃忠，時任虎賁師工兵排長，2016 年去世，諸暨的志願者爲其錄制了大量口述那場血戰的彌足珍貴的視頻。還有一位參加過常德會戰的老英雄健在，老人家叫黃森，他是常德陷落前參與外圍救援部隊 79 軍的上尉連長，今年清明，我們諸暨的志願者請抗戰老兵一道去祭拜當地的國軍 16 師 47 團的抗戰陣亡將士墓，黃老得知我去年過年爲當地幾十位抗戰老兵送了點錢，就大步走過來，一手拉着我，一手豎起大拇指，說“你是我們老兵的功臣”。我一下子羞愧得無地自容，連連擺手說：“老爺子千萬別这么說，我算什么，你們才是國家的功臣！”

衡陽
對衡陽的喜歡，緣于少年時代背的滾瓜爛熟的范仲淹詞：“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那壯闊蒼涼的場景和范公筆下戍邊將士的艱辛給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但是近十年當中，令我念茲在茲的，卻不是回雁峰那北飛的大雁，而是全國唯一一個以城市命名的抗戰紀念城和位于南嶽衡山上的忠烈祠，那里供奉着全國唯一的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對國家貢獻最大，於全局勝敗有決定作用者，當推衡陽之守”，這是當時官方對衡陽之戰的評價。

1944 年 6 月 18 日，經過幾次大會戰後的湖南省會長沙陷落，日寇鐵蹄直指衡陽，6 月 23 日，日寇調動 10 萬兵力大舉進犯衡陽，衡陽全城同仇敵愾，官兵奮力殺敵，百姓箪食壺漿，幾乎是全城軍民均參與了慘烈無比的衡陽保衛戰。國軍方先覺第十軍，總兵力 18000 人，實際作戰兵力不到 15000 人，奮力抗擊日軍五個師團近 10 萬兵力，以 1 萬多的傷亡斃傷日軍 2 萬多，死守 48 天，在孤立無援，彈盡糧絕後衡陽城終于陷落。

8 月 7 日，衡陽城破前，方先覺與各師長聯名，向統帥部發出最後一電：“敵人今晨于北門突入以後，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絕不負鈞座平生生育之至意。此電恐爲最後一電，來生再見！”

可以想見，當全國最高統帥將蔣先生接獲此電報時的悲愴心情！

衡陽儘管陷落，但連日本戰史也稱“此役犧牲之大，令人驚駭”，稱方先覺爲“驍勇善戰之虎將”，稱第十軍“寸土必爭，其孤城奮戰之精神，實令人敬仰”。

衡陽保衛戰雖敗猶榮，是衡陽全城軍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極其悲壯慘烈的贊歌。在衡陽抗戰紀念城內，我們看到了毛澤東主席 1944 年 8 月 12 日爲《解放日報》親自撰寫的社論，指出：“堅守衡陽的守軍是英勇的，衡陽人民付出了重大的犧牲”。

我們也讀到了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爲衡陽抗戰紀念城命名典禮訓詞：“抗戰八年，大戰百餘回，小戰不可勝記，唯衡陽之役，支持之久，犧牲之烈，與夫關係之鉅，貢獻之弘，尤足以驚動全世界”。

當年國共兩黨共同對衡陽保衛戰做如此評價，慘烈之狀可見一斑。

我們邁上紀念館的一級級石階，雖然相隔年代久遠。耳邊似乎仍回蕩着死守衡陽城的官兵的拼死吶喊！在半山腰，我看到了一座經過許多年風吹日曬的舊牌坊，上面赫然寫着一幅長聯：

上聯：雪百年耻辱復萬里河山秦漢無此雄明清無此壯
下聯：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將士風雨爲之泣草木爲之悲
橫批：抗戰

我伫立在牌坊前，聳然動容，久久不願離去。雖然我一向頗以記性超好自詡，但如此長的對聯僅看一遍我便過目不忘，卻是首次。



十一師官兵集體誓師